劉氏鴻書

第四十卷

人事部二

貧

富

老

百歲而極　春秋高　人主壽

享國久　彭祖異稟　大臣壽

尤爲異聞　四皓　三叟

屈顧老鄙　膰息在耳　孟嫗

並食九月　儼然畫圖　九代祖

楊鐵崖　老成

少

顓頊少昊　八歲師孔　小兒辯日

不乏季子　七歲觀虎　駒齒未落

刑

胡宗憲　石亨　曹吉祥
李廣　罷唐寅　江彬
南人不典南試　十惡

劉氏鴻書卷之四十

明　宣城劉仲達　纂

人事部二

太史湯賓尹　刪

貧

武王問太公曰貧富豈有命乎太公曰爲之不密密則不富者盜在其室武王曰何爲盜也公曰計之不熟一盜也收種不時二盜也娶婦無能三盜也養女太多四盜也棄事就酒五盜也衣服過度六盜也封藏不謹七盜也井竈不利八盜也舉息就禮九盜也無事燃燈十盜也取之安得富哉武王曰善 六韜

農之所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得茂家之貧也二曰溝瀆不遂於隘障水不安其藏家之貧也三曰桑麻不植於野五穀不宜其地家之貧也四曰六畜不育於家瓜瓠葷菜百穀不備具家之貧也五曰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家之貧也故山救於火草木植茂家之富也溝瀆遂於隘障水安其藏家之富也桑麻植於野五穀宜其地家之富也六畜育於家瓜瓠葷菜百菓備具家之富也工事無鏤刻女事無文章家之富也

榮啟期者周時人也值衰世隱居窮處遺物求己一時披

裘帶索行吟於路曰吾着裘者何求帶索者何索嘗鼓琴而歌孔子過之問曰先生何樂曰吾樂有三天生萬物惟人為貴而吾得為人以男為貴而吾得為男或皆不免於襁褓而吾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命之終也居常待終當何憂乎孔子聆其語為之三日悲焉貧士錄

周赧王雖居天子之位為諸侯所侵逼與家人無異多負責於民無以歸之乃上臺逃避故周人因名其臺曰逃債臺今洛陽南宮簃臺是也帝王世記

古有牧犢子五十而無妻李白詩云隴麥青青二月時

白雉朝飛挾兩雌錦衣綺翼何離褷牧犢採薪感心悲

又云枯楊枯楊爾生荑我獨五十而無妻貧士錄

淮南程幹本富家三年間爲水火焚蕩家業俱盡妻芋氏連八年生十六男父子相携行乞於市前後貧富顛倒徑庭世所罕有聚苑

逐貧賦舍爾遠竄崑崙之巔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泛彼栢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楊子雲

思玄賦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爲對注云昔有周

犨者家貧夫婦夜田天帝見而憐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子錢可以借之乃借而與之期曰車子生急還之出者稍富利及期夫婦輦其財以逃同宿路逢夫妻寄車下宿夜生子問名於夫夫曰生車間可名車子也從是所向失利遂以貧困 晃神志

退之送窮文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言語無味者皆子之致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爲姦欺不忍害傷其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

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戞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讐冤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饑我寒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

有士人贋作韓魏公書謁蔡君謨蔡心疑之然士頗豪與三千緡因回書遣四兵送之併致果物於魏公士至京謁公以其故請罪公徐曰君謨手段小恐未足以了公事因作書令見夏太尉子弟有不然者公曰士能爲我書又能動君謨之才器亦不凡矣至關中夏竟官之

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游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復謁公又贈一千因問何爲汲汲道路孫戚然曰老母無養公見孫詞氣甚非乞客因爲補學職授以春秋月得三千供養孫篤學公甚愛之明年俱解去後十年聞太山下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即昔日索游孫秀才也公嘆曰貧累大矣倘因循索米至老雖人才如明復者將猶汨没而不見也語曰緩急人之所時有也今富貴人不知貧賤人痛癢亦是一過況貧賤中往往有豪傑須是大着眼寬柱腹可也 筆談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忽聞空中語曰帝憫汝誠使我問汝所欲士答曰某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粗足逍遙山水間以終其身足矣空中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得若富貴則可矣予因歷數古人極貴念侈而終不遂者皆是蓋清樂天所靳惜百倍於功名爵祿者譚何容易 行營雜錄

人皆以饑寒爲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不饑寒耳是故乞食對人晉重耳之所以覇燎衣破竈漢光武之所以興況下此者其可不知饑寒之味 誠齋雜記

唐人功名富貴之盛未有出郭汾陽之上者然三四傳

而支胄不復振及宋慶曆四年訪求厥後得裔孫元亨於布衣中僅爲永興軍助教而已狄梁公曾孫飄泊岷漢干謁王侯宋相三李文正公昉文靖公沆文定公迪皆一時名宰子孫亦相繼達官乃數世後漸益蕭條南渡轉徙三裔並居餘全無一人在仕版者而文正文靖寂絕無聞尤可太息至於靖康之變帝王子孫官門仕族之家俘入金虜没爲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米米得一斗八升用爲餱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爲裘此外不聞一錢一帛之入矣男子不能緝者終歲裸體虜或哀之使之執爨雖微有煖氣旋出取

柴歸坐火邊皮肉脫落虜惟喜醫人繡工之類尋常團坐地上襯以敗席客至開筵引能樂者環列奏技酒闌客醉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刺繡往往餒病相枕而死嗟乎此皆帝王之苗裔將相之名冑耳逢時不辰顛越至此今遭際太平生長樂土雖家徒壁立而書富五車白衣一襲黃虀半甕天付兒曹可謂多矣厚矣讀書鏡

富

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饑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貲擬

王公貎名天下以輿富於猗氏故猗頓也孔叢子

宋南渡諸將韓世忠封蘄王楊沂中封和王張俊封循王俱享富貴之極而俊復善治生遂挾多貲其罷兵而歸歲收租米六十萬斛紹興間内宴有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官人必應星象我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儀設玉衡若對其人窺之見星而不見其人玉衡不能卒辦用銅錢一文亦可乃令窺光堯云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韓蘄王曰將星也張循王曰不見其星衆皆駭復令窺之曰中不見星惟見張郡王在錢眼内坐殿上大笑臨安志

沈富字仲榮行三故吳人呼沈萬三乃元末江南第一富家富卒二子茂旺我　太祖定鼎金陵召廷見令其歲獻白金千錠黃金百觔甲馬錢穀多取資於茂茂爲廣積庫提舉姪孫玠爲戶部員外郎後茂罪當辟以有營建緒未訖但黥額爲藍黨猶得乘馬出入既而發遼陽從戎籍其田數千項每畝定賦九斗三升吳下糧額之重坐此沈之從戎遼陽又穴地得金牛馬亦累千云

蓬軒吳記

老

人壽至百歲而極彭祖七百餘歲自服仙丹後人流[illegible]

亦不言死帝王世紀神農在位百二十年黃帝少昊俱在位百年帝嚳年百五歲堯年百一十八舜年百有十禹湯年俱滿百六韜云文王祖古公壽百二十王季百歲文王九十七武王九十三周穆王五十即位在位五十五年蓋世壽也鮌壽百八十歲伊尹百三十太公年百三十六召公百八十畢公年亦百餘漢文帝時有樂人竇公者亦年百八十漢張倉拜相封侯年百餘歲魏范明友奴二百四十歲晉范長生兩仕蜀前後百年齊東宮得疾壽三百歲趙逸二百歲魏羅結百七歲爲外都大官百二十乃卒梁襄城人年百四十歲唯飲乳鍾

離人顧思遠年一百十二歲凡九娶有子十二人死亡略盡召爲散騎侍郎亦至百二十而卒上津人張元始年一百十大歲膂力過人進食不異九十七始生子遂無影唐有李元爽者百三十六歲開元東封太元於伯龍一百二十八歲宋黨翁百七十餘歲譙定百三十歲南昌錢郎百七十歲瓊州楊叔連百二十二父宋卿百九十五九世祖不語不食不知其年弇州別集

鬻熊年九十周文王曰老矣熊曰捕虎逐麋臣已老矣使坐而策國事尚少也孟嘗謂楚丘春秋高矣丘曰使拔距投石追車赴馬何暇見老深謀遠計役精神而矣

嫌疑吾猶壯也周家尊事黃耇不過乞言非勞其筋骨強之以事也故七十致仕雖禮之常然非所以待有德爲國計也 見聞搜玉

文武以後人主眉壽之高者周穆王百五歲梁武八十六宋高宗八十一元世祖八十唐玄宗七十八唐高祖漢武帝及我　太祖俱七十一

人主享國之久者周赧王五十九年周穆王漢武帝俱五十五年周平王五十一年梁武帝四十九年周顯王四十八年周宣王唐玄宗及我　世宗俱四十六年秦莊襄王齊景公俱五十九年卽帝王位之晚者武王八

十七宋高祖六十四唐明宗六十一混一之晚者元世
祖六十三
彭祖八百歲四十九妻五十四子未嘗與妻共被常曰
上士異牀中士異被服藥百顆不如獨臥故得長壽肖王
大臣老居位者伊尹太公畢公外若張倉范長生夾谷
吾里補俱近百歲爲丞相國公百餘歲卒羅結百十二
歲始以外都大官致仕衛武公九十五而爲周卿士竇
熊九十而爲文王師高允九十爲中書令九十八以左
光祿大夫來敏九十七以執慎將軍呂岱九十六以大
司馬李先九十五以內都大官司馬孚九十三以太宰

都督中外諸軍士樊九十三以交州牧王盤九十二以
翰林學士劉寔九十一以太尉張儉以太師夏侯勝九
十以太子太傅楊統九十以光祿大夫卒張萬福八十
餘以工部尚書致仕九十卒食祿七十年未嘗一日病
王裕之八十八以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起八
十八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山南西道節度使卒郭丹八
十五以司徒罷郭伋八十五爲華州牧明年以大中大
夫卒王祥八十四以太保睢陵公致仕明年卒郭子儀
八十五以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王趙熹八十四以太
傅張儉八十四以衛尉卒史浩八十四以太保魏國公

致仕八十九以太師卒喬行簡八十五以少傅平章軍國重事乞祠八十六卒趙充國八十餘以後將軍營平侯罷就第八十六卒張皓八十三以廷尉罷貢禹八十二以御史大夫胡廣八十二以太傅錄尚書事卒蔡義拜丞相巳八十餘董昭八十一爲司徒張昭八十一爲輔吳將軍公孫弘韋賢俱八十以丞相陶侃長孫嵩俱八十以太尉卒韋安石八十以左僕射始爲亂兵所害太傅鄭袤食祿六十餘祿壽雙全可侈爲千古人瑞

春秋時鄋瞞長狄僑如之弟焚如簡如以宣二年攻齊

衞被殺計其時僑如當四十餘矣又一百二年而僑如死於齊東門壽亦將百五十矣魏拓拔主稱神元帝者百四歲高麗王康年百餘吐谷渾王夸呂卽位後自稱可汗者百年皆夷狄主也宋史日本國有大臣名紀武内者年三百零七歲尤爲異聞 宛委餘編

漢世東園公姓唐名秉字宣明綺里季姓吳名寶字子景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角里先生姓周名術字元道隱商洛山號稱四皓身不掛漢網而竟成夾日之功 書蕉

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歲餘相與鋤禾莠往

拜再三問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室內嫗粗醜二叟前致詞夜飯減數口下叟前致詞暮臥不覆首吉哉三叟言所以壽長久 玄關雜記

吳郡張純少有清才與同郡張儼朱異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曰今三賢屈顧老鄙渴甚矣其爲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純曰騕褭以迅驟爲工鷹隼以輕疾爲妙何必積思皆隨自立成據大歡悅純賦席曰席爲冬設簟爲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儼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異賦弩曰南岳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射隼高墉 文

唐袁天綱相李嶠聽息在耳當貴壽而不富則天朝拜相帝幸宅見臥青絁帳嘆曰爲國相如是乖大國之體賜御用繡羅帳嶠寢其中達曉不安怪而生疾遂奏曰臣少相人云不富幸故寢甚安席欲且任用舊者定命錄

唐貞元末有孟嫗年一百餘而卒店人悉曰張大夫店彭城劉頗自渭北入城止於媼店見有一媼年可六十已來衣黃紬大裘烏幘跨門而坐焉左衞李胄曹名士廣其嫗問廣何官廣具答之其媼曰此四衞耳好大官廣即問媼何以言之媼曰吾年二十六嫁與張詧爲妻

察爲人多力善騎射郭汾陽之總朔方此皆部制之郡靈夏汾涇岐蒲是焉吾夫張察爲汾陽寵任常在汾陽左右察之貌酷相類吾察卒汾陽傷之吾遂僞衣丈夫衣冠投名爲察弟請事汾陽汾陽大喜令替闕如此又寡居一十五年自汾陽之甍吾巳年七十二軍中累奏兼御史大夫忽思煢獨遂嫁此店潘老爲婦邇來復誕二子曰滔曰渠滔五十有四渠年五十二是劣嫗二兒

卄續筆叢

洛中士人張起宗以教小童爲生居於會節園側年四十餘一日行於內前見有西來行李甚盛問之曰文樞

家知成都囘也姬侍皆騎馬錦繡蘭麝溢人眼鼻起宗自歎曰我丙午生相遠如此傍有瞽卜輒曰秀才我與汝算命因與藉地卜者出算子約百餘布地上幾長丈餘凡翳兩時曰好笑諸事不同但三十年後有某星臨某所兩人皆同當並案而食者九箇月起宗後七十餘歲時文公亦居於洛起宗視其交遊飲宴者皆一時貴人輒自疑曰余安得並案而食乎一日公獨遊會節園閒其下曰吾適來聞園側教學者甚人對曰老張先生公曰請來及見大喜問其甲子又與之同因呼為會節先生公每召客必預召赴人會無先生則不往公為主

人則拐於左公爲客則拐於右並案而食者將及九月公之子及甫知河陽府公往視之公所居私第地名東田有小姬四人謂之東田小藉共升大車隨行祖於城西有伶人素不平之因爲口號曰東田小藉巳登油壁之車會節先生暫別瑤筵之宴坐客微笑自此潞公復歸洛不復召之矣贅之言異哉聞之於司馬文季 嬾眞子

博白城下有客曳杖過見兩老人坐飲長者年九十四謂客曰此吾幼弟年七十八矣從旁環拱而侍者皆兩老人之曾孫儼然圖畫也 廣輿記

李守忠爲承旨奉使南方過海至瓊州界道逢一翁自

稱楊遐舉年八十一邀守忠詣其居見其父曰叔連年一百二十二又見其祖曰宋卿年一百九十五語次見窠中有小兒出頭下視宋卿曰此此九代祖也不語不食不知其年朔望取下子孫列拜而已 珍珠船

元楊維禎字鉄崖晚年臥起小蓬臺不復下直榜於門曰客至不下樓恕老懶見客不荅禮恕老病客問事不對恕老默發言無所避恕老迂飲酒不輟樂恕老狂其誕情傲世如此 山堂肆考

古謂老者爲老成蓋老然後成也鷙不老不成絲穀不老不可割智者涉世故多至老而愈智仁者積功行日

久至老而愈仁為家業者老而後可以多蓄志功名者老而後可以登籍今甫在中年而動嗟淹滯畢竟是英氣不除經鉏堂

少

顓頊十歲而為少昊相帝嚳十五而為顓頊相唐堯十五而為帝摯相甘羅十二而為秦上卿介子推十五而為楚相韋康成十五而為郡主簿司馬元顯高澄俱十六開府輔政崔蒸十七而為符秦諫議大夫子奇十八而為齊東阿守張緬十八為漢淮南守賈誼十八為博士終軍二十為謁者俱有聲宛委餘編

世知項橐八歲而師孔不知蒲衣八歲而師舜也甘羅十二上卿少矣而伯益五歲掌火尤少也唐文十八創業少矣而放勳十六配天尤少也何王融之豔鄧禹爲史書估俾

列子曰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辨鬬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曰我以日初出時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兩小兒笑曰孰謂汝多智乎 歲華紀麗

東漢吳祐隨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恢欲殺青簡爲經書祐諫曰南方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必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囊衣邀名嫌疑之際先賢所愼恢撫祐首嘆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漢書

王戎幼而清秀魏明帝於宣武場上爲欄苞虎阱使力士袒裼迭與之搏縱百姓觀之戎年七歲亦往觀焉虎承門薄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顛仆戎亭然不動帝於門上見之使問姓名而異之 竹林七賢論

楊愔字遵彥六歲受史書十一歲受詩易從兄昱器重

之曰此兒騊齒未落已是吾家龍文更十年當求之千里之外梁侯太初拜太子少保封開國公 萬姓統譜

南北時司隸徐正名知人苻堅六歲時嘗戲於路正見而異焉問曰苻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縛耶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覇王之相 初潭集

唐蘇頲字廷碩五歲便措意於文每坐臥即吟詩未嘗少輟至八九歲一覽誦千言有若素習者京兆尹嘗令詠尹字即應聲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十七歲遊大學對策甲科 唐書

唐區寄越人年十一歲二豪劫持虛所賣之童伺一豪

贍取其刃殺之一豪將殺童童曰爲兩郎童孰若爲一郎童童又殺一豪刺史奇之 北齊史

宋太宗幸佛寺塔廟禱雨至天慶三館因駐輦問曰天久不雨奈何或對天數或對至誠必有應一綠衣少年越次對曰刑政不修故也上頷之而行歸復駐輦召綠衣者問狀曰某所守臣犯贓法當配宰相以親故不配某所守臣犯贓不當死宰相以嫌卒死之翌日上爲罷宰相天即大雨綠衣者寇萊公準也其露英如此 康謀訓錄

宋陸九淵字子靜生而穎異年三四歲問其父陸賀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

舉止異常見者敬之他日讀書至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悟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也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也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 性理

天寶中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於魯公顏眞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爲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內錢帛於彼以贍北軍今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

三十餘萬斛昔討黙啜甲兵皆貯其庫今有五十餘萬事戸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疆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爲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眞卿曰吾兵新集未練何暇及隣然子之請兵欲何爲乎蕚曰清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爲乎眞卿奇之欲與之兵衆以爲蕚年少輕慮必無所成眞卿不得已辭之蕚就館復爲書說眞卿曰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囘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

所繫託將爲公西面之疆敵公能無悔乎眞卿大驚遽詰其辭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因問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爲乎蕚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分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於幽陵然後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眞卿曰善命叅軍李擇交等將其兵會淸河博兵五千人軍於堂

邑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聲大振 綱目

明戴大賓八歲遊泮十三中鄉試有貴公來謁其父見戴戲庭側尚是嬰稚以爲業童子耘也出一對曰月圓即對曰風扁問風何嘗扁曰側縫皆入不扁何能又出一對曰鳳鳴即應曰牛舞問牛何嘗舞曰百獸率舞牛不在其中耶貴公大加嘆賞詢之即大賓也已成瀕舉矣對語皆含刺云 堯山堂外紀

刑

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象者上罪墨蒙赭衣

雜屨而罪赭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已孝經緯有虞之誅以幪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屨當刖以艾韠當宮以布衣無領當大辟慎子

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不食五穀啗沙吞石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不仁不慈萬民欲令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帝因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沒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遂畫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皆爲殄滅弭伏龍魚河圖

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怒曰得天道者帝得地道者爲三公我得地道不能爲三公耶乃使猛獸爲亂比獸之角以爲城舉其尾以爲旌召之不來猖狂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羽山副之以吳刀禹不敢怨反事之呂覽

商紂辛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禽獸宮中九市長夜之飲以繩羈人牽詣酒池醉而溺死施炮烙之刑剒朝涉之脛比干諫而剖心剖其妻腹觀胎遂致天雨肉雨血雨灰雨土雨石六月雨雪惡來父子以材力讒毀得幸路史

晉趙簡子沈鸞徼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徼致之

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徼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徼來之吾嘗好士六年矣而鸞徼以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絀善也呂覽

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始皇威德齊淳于越刺青臣爲面諛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制曰可三十五年侯生盧生亡去諸生在咸陽者多爲妖言始皇使御史案問諸生傳相告引自除犯禁

者四百六十七人皆坑之史記

秦始皇改古文爲大篆國人多誹謗秦始皇患之召諸生七百人俱拜爲郎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硎谷中溫處瓜實成使人上書曰瓜冬實有詔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皆使往視瓜所先爲伏機坑上諸儒至論難遂發機塡之皆終命山堂肆考

董卓之死左中郎將高陽侯蔡邕在王允坐聞之驚歎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亡漢室君爲王臣所宜同疾而懷其私遇反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即收付廷尉邕謝曰身雖不忠古今大義耳所厭聞口所嘗玩

豈當背國而嚮卓也願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漢紀

中和中魏博帥羅弘信初為本軍步射小校掌牧圉之事會宿於魏州觀音院門外其地有神祠俗號曰白鬚

翁亟有宋遷者忽詣弘信謂曰夜來神忽有語君不久爲此地主弘信怒曰欲危我耶他日復以此言來告弘信因令客之不期歲果有軍變推弘信爲帥弘信狀貌豐偉多力善射雖聲名未振衆已服之累加至太尉封臨淮王弘信卒子紹威繼之與梁祖通歡結親情分甚至先是本府有牙軍八千人豐其衣糧動要姑息時人云長安天子魏府牙軍主使頻遭斥逐由此益驕紹威不平有意翦滅因與汴人計會詐令役夫肩籠內藏器甲揚言汴帥葬羅氏之女紹威客令入於兵仗庫斷弓弦共甲襻夜會汴人擐甲持戈攻殺牙軍牙軍覺之排

闥入庫而弓甲無所施勇也全營殺盡仍破其家人謂牙軍久盛宜其死矣紹威雖豁素心而紀綱無有漸爲梁祖凌制竭其帑藏以奉之忽患脚瘡痛不可忍意其牙軍爲祟乃謂親吏曰聚六州四十三縣鐵打一箇錯不成也紹威卒其子周翰繼之俄而移鎮滑臺羅氏失去其國矣 北夢瑣言

宋太宗時陳利用以幻術得幸驕恣不法居處服御僭擬乘輿趙普按其十罪既命配商州普復力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命誅之

已而復遣使賫之使至新安馬旋濘而踣及出濘易馬
至商州巳磔於市矣聞者快之 宋史
宋高宗力除異巳者必令壯士丁昕拉殺之時人曰莫
跋扈付丁昕齊王肅道成亦除異黨所任者桓康也時
亦曰莫輕張付桓康 宋書
曹翰以罪謫爲汝州副使凡數年一日有内侍使京西
朝辭日太宗密諭之曰卿至汝州當一訪曹翰觀其艮
苦然愼勿泄我意也内侍如旨往見因序其遷謫之久
翰泣曰罪犯深重感聖恩不殺死無以報敢怨苦耶但
以口衆食寡不能度日幸内侍哀憐欲以故衣質十千

以繼飯粥可乎內侍曰太尉有所須敢不應命何煩質也翰固不可乃封裹一複以授內侍收內侍以十千答之既回奏翰語及言質衣事太宗命取其複開視之乃一大幅畫障題曰下江南圖太宗惻然念其功即日有旨詔赴闕稍復金吾將軍蓋江南之役翰爲先鋒殊多死力有大功　東軒筆錄

李衞公在珠崖郡北有望闕亭公題詩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難歸去百匝千遭遶郡城城南小禪院因步遊之見老僧壁內掛十餘葫蘆公指曰中有藥物乎僧曰非也皆人骨灰耳太尉當軸

朝列爲私憾黜於此者貪道惘之因收其骸焚之貯其灰俟其子孫來訪耳人惕然如失返走心痛是夜卒 事物紺珠

宋寇準謫雷州與蘇黃輩皆播遷之臣此忠直不容於朝者若丁謂之妨賢病國亦貶崖州語客曰天下州郡孰大客曰京師也謂曰朝廷宰相爲此地司戶則崖州爲大也聞者哂之 北堂書抄

蘇子瞻元豐間逮詔獄與其長子邁俱行與之期送食惟菜與肉有不測則撤二物而送魚使伺外間以爲候邁謹守踰忽糧盡出謀於陳留委其一親戚代送而忘

語其約親戚偶以餅送之子瞻乃大駭自知不免因書
云余以事繫御史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
不得一見吾子由乃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然
獄吏不敢隱遂以聞神宗初固無殺意見詩益動心自
是遂益從寬釋凡衆請用深文者皆拒之長公紀
元時法制不一有司無所遵守英宗命完顔納丹曹伯
啓等纂集累朝格例而損益之凡爲條二千五百三十
有九名曰大元通制須行天下伯啓言五刑者刑異五
等今縣徒杖役於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是一人身
被五刑非五刑各底於一人也法當改丞相雖是之而

卒不果行元事本末

金人聞劉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七年閏十月金人襲汴執劉豫廢之初豫由粘沒喝高慶裔得立故奉二人特厚兀朮及諸將多憾之豫兵敗藕塘金人欲廢豫及粘沒喝死岳飛因遣間齎蠟書與豫約同誅兀朮兀朮得書大驚馳白金主於是廢豫之意益決會豫請立麟爲太子金主宣曰徐當咨訪河南百姓豫雖意沮而猶日遣使乞師南侵金乃建元帥府於太原令豫兵悉聽節制而以東扳爲左都監屯太原撻不野爲右都監屯河間復分戍陳蔡汝亳潁許諸郡至是尚書省

奏豫治國無狀金主遂令撻懶兀朮僞稱南侵以襲之兆至汴遣人召劉麟渡河議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兀朮麾騎翼而擒之遂馳入汴豫方射講武殿兀朮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逼豫出見因執其偕至宣德門強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於金明池翌日集百官宣詔責豫而廢之其詔有曰建爾一邦逮茲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爲乃以鐵騎數千圍宮因遣小校巡閭巷間宣言自今不僉爾爲軍不取爾免行錢爲汝殺貌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由是人心稍安遂置行臺尚書省于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胡沙虎作汴京留守李儔副

之諸軍悉令歸農豫求哀於二帥撻懶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燃頂鍊臂號泣今汝廢無一人憐者汝何不自責也豫語塞與家屬徙臨潢宋事本末

劉誠意初仕元方谷珍兵起劉疏請勿受其朝當舉兵伐之谷珍納賄元主及權倖朝命貰其罪應僭竊名號儀物就令有之且謫劉於紹興海瀕谷珍將甘心焉劉遽欲自盡其僕勸止之無何遂歸　皇祖野記

先是浙直總制胡宗憲以侵盜軍餉為言官所劾宗憲以書抵所親羅龍文賄求嚴世蕃為內援中書自擬旨以屬世蕃會世蕃被罪書未達仍匿龍文所旣伏誅巡

按御史王汝正奉詔籍其家得宗憲所與龍文世蕃書同上疏獻之因言宗憲昔與王直交通每籍龍文為內援相與諂事世蕃故事久不廢今蒙
恩補過愈肆猖狂招集無賴暴橫鄉里其罪不減於世蕃龍文乃二犯已正明辟而宗憲獨以僥免恐後無以服天下之心臣又聞龍文長子六一者素稱大猾且習通倭初匿宗憲家今不知所嚮使六一得亡南走倭臣恐江南之事有大可慮者疏下都察院參覆得　旨令錦衣衛執宗憲來京詰問革宗憲子錦衣衛千戶松奇職為民六一下撫按緝捕已而宗憲疏辨歷敘平賊功

并節年獻瑞蒙　恩以致言官忌嫉且訐汝正私受厲
屬贓　上心憐之亦下法司併訊刑部因請將汝正宗
憲反訐事情行巡按操江都御史勘報從之宗憲死於
獄　詔免勘按宗憲總督時度權臣在內大將未有立
功於外者故阿嚴氏少過而後來當事者心啣之因併
掩其平倭之功而汝正遂承望風旨乃有是疏欲加之
罪至與世蕃龍文同論籍令　聖明不察宗憲之首領
不保矣江南人心怨忿何極乃卒降　旨以宗憲所訐
汝正者下法司同訊而刑部為之調停姑行巡按操江
勘報實當事者授意為汝正解嘲也又聞宗憲方就逮

而徽州知府何東亨即封錮其宅以候籍沒及宗憲死竟蒙免勘之恩 天子神聖果羣臣莫及也世廟識餘錄

明石亨初爲武清伯貌魁岸有威恊守萬全土木之變坐不援械繫至京也先寇京師貴亨罪令總京兵與于謙等禦之初亨欲盡閉九門城守謙曰是示弱也謙自監亨軍營於德勝門外虜與賊戰時虜奉 英宗駕來薄城知京師有備尋引去亨乃與總兵楊洪孫鏜等分擊畿輔殘虜未退者虜方乘勝諸將莫能摧鋒亨至定州清風店與戰大敗之虜衆慟哭自紫荊關遁出虜退亨進封武清侯景泰間亨雖總兵然憚于謙不敢肆于

丑正月景帝疾久不視朝儲位虛羣臣屢請立太子不許亨與都督張軏太監曹吉祥等謀復立　英宗及
英宗復辟亨與有貞等譖于謙殺之以功進封忠國公
乃與太監曹吉祥等表裏擅權援其黨與皆置要地握
兵柄亨姪彪爲都督鎮大同一日帥千戶盧旺彥敬侍
文華殿上問爲誰亨曰此臣腹心人也迎復功貳人居
多立請擢二人錦衣指揮使自是求請無虛日冐奪門
功得官者至四千餘人意所不善卽排詆出之又奏罷
各處巡撫及提督軍務都御史以其抑制諸武臣也由
是朝士無不出自曹石之門大臣守正者多引去上亦

察知亨驕恣然念其功頗姑息之亨又欲假公義服人乃薦處士吳與弼與弼應制出竟不拜官謝病歸上欲命岳正入內閣參與機務亨與張軏謂事不自已竟沮之謫遠州初石亨等譖殺于謙太后不盡知故後知之乃為上言迎立外藩之誣上乃漸悟謙寃繼謙為兵部尚書者專敗獲罪沒入其貲甚多上曰于謙為兵部專且久沒無餘物某來期歲何賂之多如此上怒甚亨等俛首不敢對上嘗屏人諭大學士李賢以亨與曹吉祥等專擅故賢對曰權不可下移惟獨斷可以革之上一日又與賢語及迎復奪門功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

字豈可傳示後世陛下順天應人以復大位門何必奪
內府之門豈當奪耶且此事當時亦有邀臣者臣辭不
與上驚問曰何故賢對曰景皇帝不起羣臣自當表請
陛下復位此名正言順無可疑者何至奪門邪假使事
先泄景帝知之此輩固不足惜不審置陛下於何地此
等皆藉陛下圖富貴耳豈有一毫爲社稷之心哉上乃
大悟寖疎之因亨等數入內請見遂勅左順門閤者非
宣詔勿納總兵官又與李賢議復諸路巡撫及提督都
御史亨見上稍疎斥乃內懷怨望謀不軌嘗往來大同
顧紫荆關謂左右曰若塞此關守之據大同京師何由

得至天順三年二月亨一日朝退歸私第謂其黨盧旺彥敬杜清等曰吾所居官亦皆爾等所欲爲之衆不知所謂皆對曰某等以公之靈得至是過望矣三公之位何敢冀也亨曰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篡爾能助吾吾官非爾官乎衆股慄莫敢對會瞽人童先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謂天意有在勸亨舉事亨乃謂其黨曰大同士馬甲天下吾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爲遊擊將軍異日以彪代李文佩鎮朔將軍印專制大同北塞紫荊關東據臨清決高郵之隄以絕餉道京師可不戰而困也遂請以盧旺守裏河三月虜寇延綏上命亨

往禦之童先又力勸舉亨曰爲此不難但天下都司除代未周待周爲之未晚也童先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謂所親曰此豈可與成大事者去之會石彪事敗彪性兇暴陰狡亦善戰以亨故進封定遠侯亨欲謀逆乃令大同人奏保彪鎭守其地朝廷覺其詐兼得實言官交章劾之遂逮彪下詔獄論死詞連亨上猶念亨功置不問罷其兵亨不悛益怨謗逆謀漸露時彗星見日數重暈累月不散亨家人上變告亨謀反逮治之獄未上亨死獄中籍其家沒入之其黨皆論死　皇明通紀

内官曹吉祥正統景泰間征麓川暨福建諸寇吉祥皆
監督戎務號都統招權納賄大作威福收召諸番將麾
下為爪牙腹心　英宗復辟時迎駕奪門多藉此曹力
後俱以功遷秩握禁兵石亨事敗冒功者多被黜革惟
吉祥以庇不去吉祥恃復辟功益專横弟侄皆據要地
侄欽封昭武伯與石亨輩相表裏擅權賣官鬻獄黷貨
無厭上初念其功多所優假凡有陳乞無不曲法從者
後漸不能堪稍稍厭薄之嘗因大學士李賢語上大悟
會石亨敗上益疎抑諸稱迎復者吉祥遂怨望懷異志
令欽糾其黨謀不軌天順五年七月兵部尚書馬昂懷

寧伯孫鏜奉命師師赴陝西禦虜期初二日陛辭出師欽等遂謀以是日爲亂欲乘機殺馬昂孫鏜等擁兵入大內廢上居南宮立皇太子爲帝事頗泄恭順侯吳瑾知其謀時夜漏下二鼓矣瑾奔詣長安門告變傳奏入是夜命執曹吉祥於內廷欽等不知也及期欽及弟鉉鏞鐸率番將伯顏也先等至東長安門門閉不啓欽等知事泄遂引兵詣錦衣衛指揮逯杲第適杲出斬之碎其屍杲故吉祥黨被恩遇素厚後得任錦衣衛稍禁戢欽欽所最切齒者故先殺之時百官候入朝多至待漏署中聞甲馬馳驟聲謂征陝師出也既乃大亂百官多

亡匿欽遂執大學士於公署且告曰吾父子兄弟盡忠
迎駕復位今被逯杲譖毀返欲相害因擲杲頭示賢曰
誠為此人激變非得已也賢曰此人信生事怨恨者多
既除之可即請命欽曰為我草疏進即令人拘賢亡何
又執尚書王翺賢就翺所索紙為草疏同翺自門隙入
之少項欽等縱火焚長安門遂殺都御史寇深索尚書
馬昂不得又欲殺李賢王翺不果賢被刃傷昧爽孫鏜
領兵至圍之賢翺得脫走是日大雨鏜督兵轉戰王師
漸集吳瑾馬昂等皆會大戰於東華門外瑾為欽所殺
諸將奮激斬鉉及鏽於陣又斬鐸欽敗入其家赴井死

引出斬首所誅殺男女甚衆番將伯顏也先縋城下云
走追得斬之李賢等聞首惡既誅恐脅從者衆復疏入
請下令宣諭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捷報入上以
是晚出御午門執吉祥磔於市籍其家以賞將士贈吳
瑾梁國公謚忠壯贈寇深少保謚莊愍論功封孫鏜懷
寧侯馬昂王翺李賢並加太子太保餘將士賞賚有差
皇明鴻猷紀

弘治時太監李廣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大臣多賄
求之時建毓秀亭於萬歲山上既成適一小公主患痘
瘡衆醫莫效廣飲以符水遂殤宮中方歸咎於廣未幾

清寧宮災有謂建亭年月不利犯坐殺向太歲故有比災　太皇太后怒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火燬廣懼飲鴆死上意其所藏必有奇方秘書即命內侍檢索奉命者遂圍外宅搜得一帙納賄簿籍首進之簿中載曰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上因詢左右曰廣所食幾何乃受許多米對曰黃米即金白米即銀始悟廣贓濫如此遂籍沒之科道請出簿籍按名究問凡與名者惶恐危甚星夜分赴戚畹壽寧侯處求救月下簷影重重不期而會者十有二人事雖得寢而納賂者之姓名

一一傳於朝野　皇明鴻猷錄

弘治己未會試上命閣臣李東陽禮部侍郎程敏政主之給事中華昶劾敏政素因不謹久放歸田今營求李廣復官禁近叨為考官甘心市井將論語表二題策三問四問題賣與江陰徐經蘇州唐寅等臣思景泰年間江陰徐泰買中順天解元已經發覺今徐經與泰同家敏政又從招致朝廷取士之科關繫最大豈容再壞疏入下昶獄且拘禁敏政待場事畢凡經其所取卷命東陽與同考試官重閱及揭曉都給事中林廷玉劾敏政閱卷可疑六事遂與敏政並下獄會多官廷鞫問照詹

寅徐經等十餘人杲與廷玉俱讁官斂政致仕尋以憂

憤卒有不悅王文恪公者揚言守溪忌篁墩輩杲乃其

主《會試門生㬋杲爲此公聞而甚恚後杲及門公不

與進使人謂之曰汝旣有風力何不敢劾張皇親乃劾

程篁墩邪吾爲汝受謗吾與汝絕矣謗公者尋以他事

去官人言遂息吳白樓時爲同考嘗爲程公辨其事云

乃公僮奴莊兒竊題賣舉子公弗知也然是獄寔起於

唐之客友某公某時從計偕因謁文恪篁墩適來某趨

避堂後篁墩首言唐解元名震都下文恪云果是逸才

又問人物何如云修長人物某聞之厲聲曰旣稱逸才

又問人物唐寅遂中三元邪徑詣冡所言唐寅徐經輩
買篁墩三場題目從吏其進本經家巨富平日敬事伯
虎及伯虎發解遂請同往會試到京經私通關節以場
題祝伯虎倩其屬草伯虎遂將題弁錄退齋記中語授
某因策問有私淑朱子者或疑其出於老氏乃劉靜修
論許魯齋者著其說於退齋記故也某居貧素受伯虎
解衣推食之惠至是又欲挈與同舉進士此何等情也
反下之石使其終身廢棄彼何心哉後文恪亦知之一
口與先君言及其事曰當時篁墩問伯虎吾故對之云
云不曾稱贊得某乃懷嫉妒陷害伯虎至此誠所謂忍

將讐報也與伯虎聽善者若祝京兆文內翰王履吉輩皆爲憤惋不平每相謂曰人而如斯犬豕不食其餘矣

說聽捫紀

江彬初爲大同遊擊將軍性暴悍正德七年河北盜起官兵不能制主者奏檄邊兵討之時賞軍功格重斬賊三級陞一官故彬與秦等多殺平民爲功次過薊州殺一家二十三人報功民訴之督府不爲理　武宗好兵事左右言邊卒精悍可用京營兵多脆弱欲令邊卒以時入衛而以京營卒出戍邊每歲爲踐更例上令內閣草制臺諫交章沮之李東陽疏陳十可狀詰旦內降行

之於是彬與許泰劉暉等諸邊將皆率兵入衞彬尤近狎用事上乃於西内練兵校騎射或時爲角觝之戲銃砲之聲不絶彬等狎昵上多留宿豹房與彬等同臥起或親搏虎爲樂時都督錢寧掌錦衣衛事彬泰暉寧皆賜姓朱與中貴張永張忠盧明秦用蕭敬等優人臧賢表裏擅權爲奸利然諸奸寵皆出彬下彬等時導上出宮禁遊獵近郊羣臣屢諫不聽十二年導上出居庸關至宣府臨塞下上時獨馳一馬鹵簿侍從皆不及從大學士楊廷和等極諫且引　英宗土木事言不聽九月至大同陽和等處駐蹕二十七日方獵諜報虜入寇圍

陽和轉掠應州上命諸將擊之虜尋引去南京給事中
孫懋劾彬奸狀不報閏十二月上還京以應州功封彬
爲平虜伯許泰爲安邊伯十三年正月郊祀畢彬等復
導上出關二月 太皇太后王氏崩上還京四月上以
太后將祔葬告陵故幸黃花鎮密雲等處五月還京六
月上復欲北巡議別稱尊號威武大將軍鎮國公又欲
以彬爲威武副將軍命內閣草制楊廷和極言其不可
尋稱疾不出上御左順門召大學士梁儲面趣令草制
儲對曰他事可將順此制斷不可草上大怒操劒起儲
泣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制則以臣名君臣死不敢

奉命良久上擲劒去乃自稱之廷臣議建儲居守錢寧
意在寧藩彬意别有所屬以梁儲議止七月彬等復導
上出居庸關歷宣府大同十月渡河至榆林十四年二
月上還京三月制下南巡上欲登岱宗歷徐揚至南京
臨蘇浙浮江漢祠武當徧觀中原時寧藩久蓄異謀候
釁而動制下人情恟恟大臣臺諫諸司交章入修撰舒
芬等疏先入兵部郎中黄鞏員外郎陸震聯疏入考功
郎中夏良勝儀制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疏繼入
醫士徐鏊以醫諫郎中張衍慶姜龍孫奉陸俸等合疏
入又郎中林大輅寺正周叙行人余廷瓚等亦合疏先

後人上大怒召彬示之以彬言下諸疏者獄於是京師連月陰霾晝晦禁中水自溢高橋四尺許橋下七鐵柱齊折如斬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也有指揮張英上言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赴闕剸刃於胸以死諫車駕得不出亡何宸濠反事聞諸權幸在豹房爭獻擒宸濠策錢寧臧賢以通宸濠賄事露下獄誅太監張忠與彬等欲邀功贊上親征八月下制南征師至良鄉捷奏至詔以俘還江西候進止九月上至南京命太監張永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帥兵至江西捕宸濠餘黨永等至江西妄肆誅戮不勝其擾時守仁以檻車械送宸濠

欲親獻俘闕下屢詔止守仁勿獻俘還撫江西守仁行
至浙江乞致仕留居杭州俘將至南京上與彬等戎服
出城外前列俘凱歌入城百官迎賀十五年正月上欲
就南京郊祀大學士梁儲止之彬恃恩跋扈無人臣禮
公卿而下側足事之魏國公徐鵬舉設家宴招彬不啓
中道門又不設座中堂彬大怒問故對 高皇帝曾幸
其第遂爲故事彬不得已就宴時喬宇爲南京兵部尚
書專任留務宇持法守正亦多才畧每事稍裁抑人倚
以爲重彬頗憚之一日彬遣使索諸城門鑰城中大駭
督府使問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鑰有祖宗

法制孰敢索亦孰敢與雖天子詔不能得督府亦以字
言拒之乃止彬每矯制日有所求爲字承制必請面覆
之始行彬計稍沮上駐蹕南京久大學士梁儲蔣冕跪
伏行宮門外請從百官奏廻鑾上遣使取疏入諭之起
儲等曰臣等未奉允命不敢起乃令中官傳示云不日
即還儲等乃起十二月班師至通州誅宸濠十六年正
月入京彬還益驕横其所部邊卒桀驁不可制三月上
以疾崩於豹房　皇太后張氏與大學士楊廷和等定
議遵祖訓遣使迎立　世廟武宗崩時彬偶不在左右
皇太后召楊廷和等議恐彬爲亂秘不發喪以武宗命

召彬入彬不知武宗崩并其子入併斃之　皇太后制下暴彬罪惡執其黨數人下彬錦衣獄論㓕棄於市籍沒其家昭代實錄

嘉靖四十年中允吳情典應天鄉試同邑中者十三人時論大譁科臣并論副考胡杰不能匡救俱謫外南畿人不得典試自此始

十惡罪一曰謀反謂謀危社稷二曰謀大逆謂謀宗廟山陵及宮闕三曰謀叛謂謀背國從僞四曰惡逆謂毆及謀殺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之祖父母父母五曰不道謂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

人造畜蠱毒厭魅也六曰大不敬謂盜大祀神御之物鑾
輿服御物及僞造御寶合和御藥誤不如本方及封題
誤若造御膳誤犯食禁御幸舟船常御之殿誤不牢固指
斥鑾輿情理切害厭呪求愛媚而淑鑾輿及對捍制使
而無人臣之禮七曰不孝謂告言詛詈祖父母父母及
祖父母在別籍異財若奉養有闕居父母喪身自嫁娶
若作樂釋服從吉聞祖父母父母喪匿不舉哀詐稱祖
父母父母死八曰不睦謂謀及賣緦麻已上親毆告夫
及大功以上尊長小功尊屬九曰不義謂殺本屬府主
刺史縣令見受業師吏卒殺五品以上官長及聞夫喪

匿不舉哀若作樂釋服從吉及改嫁功以上親父母妾及與和者綱目註

曰內亂謂姦小

劉氏鴻書卷之四十終